

11.11



2

Qing Yuan
Zong Heng

庆元 纵横

政协庆元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目 录

山花献给老游击战士

——张翼等老同志回访随记……………陈明赞 张 树 (1)

宁死不屈……………周志芳 (4)

二都戏历史初探……………双 文 (5)

宋元交替话庆元……………吴 升 (8)

国民党党政关系……………逸 夫 (9)

发展经济 不可急功近利……………梅显恒 (12)

政 发展纸业要先建立原料基地……………吴善兴 (15)

协 要加强农技队伍……………吴兴元 (16)

委 高山种杉 低山种桔……………徐去疾 (17)

员 振兴经济 重在科学……………姚传本 (18)

的 发展生态农业 促进粮食生产……………沈莉敏 (18)

建 议

山上文章大有做头……………胡兆行 (19)

经 济 我县信用社发展梗概……………季友忠 (21)

纪 实 山希里的女工厂……………胡 健 (23)

封建迷信愚弄起来的武装

- 蒙州旧事** ——介绍庆元大刀会……………陈水泉 毛昌尧 蔡 蛟 (24)
- 抗日有罪遭屠戮 山城无端迷硝烟……………姚嗣崇 (28)
- 发生在高垵乡的一次闹荒事件……………吴 藩 (29)
- 背井离乡话当年……………蔡建年 (30)
- 教育今昔** 我县开征教育事业费附加……………张慕载 (31)
- 民国时期庆元教育概况……………何 须 (32)
- 庆元的“医学”和“阴阳学”……………可 聪 (35)
- 香菇之乡** 木屑香菇……………吴 嵩 (36)
- 真菌皇后……………吴克甸 (39)
- 菇厂过节……………吴 高 (40)
- 庆元县食用菌学会简介……………韩省华 (41)
- 人物春秋** 姚文林先生传略
- (附姚文林遗作《松源杂咏》)……………赖善卿 (42)
- 蔡允中传
- (附蔡允中遗作《石龙山》诗)……………绛 凌 (44)
- 追求……………夏富才 (46)
- 风云录** 自学成才的能手——记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获得者吴式求……………徐赞海 (48)

	喔，三八线·····	叶伟红（52）
艺	小草·····	吴冰草（53）
海	心·····	陈晓玉（54）
	小桂的命运·····	许金花（56）
拾	笋·····	吴根生（59）
贝	糠渣包果度端午·····	嘉 儒（61）
	蒙州好·····	姚德泽（62）
	人心节节高 有酒嫌无糟·····	朱上智（63）
剧 评	艺苑新花 芳香馥郁·····	韦晓光（65）
地名 方产	南峰乡的传统特产——西枫斗·····	王西金（67）
文胜 物迹	龙庆大桥·····	蝉 声（69）
地趣 名谈	龙脉·····	刘成本（70）
庆风 元俗	请产顿·····	可 聪（71）
社调 会查	改革出生机 ——屏都乡余村调查手记·····	方 良（72）
大事记	（共14则）·····	（74）

青竹乡……………笛 鸣(80)

青竹乡主要地名简介……………(81)

青竹的迎神与斗牛……………蔡 蛟 毛昌尧(82)

莫让火神再逞凶……………老 毛(83)

读者来信……………吴建中(84)

从东门城门的取名说开去……………编 者(84)

读者来信……………吴之育(86)

庆元纵横

第2期

编 辑：《庆元纵横》编辑部

(地址：庆元县府大院内)
(电话：4 7 9)

顾 问：梅显恒

主 编：余 绪

本期编辑：赖善卿 吴升 王西金

装帧设计：吴 升

照相制版：松溪县印刷厂

发 行：政协庆元县文史办公室

印 刷：松溪县印刷厂

出版日期：1987年8月10日



山花献给 老游击战士

——张翼等老同志回访随记

陈明赞 张 树

不久前，一批曾经在我县战斗过的老游击战士，在结束了闽浙边党史座谈会之后，就匆匆赶上旅途，应邀来庆元访问。他们中，有原闽浙边地委副书记、现任福建省顾委委员、秘书长张翼；有原闽浙边游击纵队副纵队长池云宝；有当年这个纵队的支队长、分队长和队员吴荣春、姚国荣、赖求兴等。福建省委、建阳地委、南平市委以及松溪、政和县委的党史工作人员，也随同他们一起来访。但遗憾的是在这批老同志中，原闽浙边地委书记、庆元人民心目中传奇式的英雄人物陈贵芳（即陈牯老），已于去年与世长辞，再也不能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成行了。

血染的土地

这批老同志一回到故土，就到三济乡崔上村访问。

这是龙头山下浙闽边境上的一个不到30户人家的小村。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红军挺进师、闽北红军独立师以及原来的建松政特委游击队，都在这里开展过革命活动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1947年3月，陈贵芳、张翼率领的闽浙边地委和游击队18名骨干，再次来到崔上，在附近一带发动群众，建立农会，进行游击战争。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，主动出击闽浙边数县的敌军据点，缴枪筹款，开仓分粮，赈济群众。游击队也从18人扩大到数百人。这一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，严重地威胁闽浙两省的反动当局，他们于同年10月，成立了两省六县联防区，拼凑起一支以建阳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陈余珊任指挥，丽水专区保安副司令、杀人魔王童烈任副指挥的“清剿”部队，就象洪水猛兽似地向根据地疯狂扑来。当时是我党地委机关驻地

的崔上，自然成了敌人的“围剿”重点，他们烧、杀、抢、掠，把好好的一个村子，一夜之间夷为平地。民兵队长周维赵因不肯招出游击队的下落，还被活活挖去了心肝。敌人企图用这种血腥镇压，阻止滚滚前进的革命洪流。

然而，历史的时针是不可逆转的。人民革命的胜利，宣告了敌人的彻底失败！经历了这场战火严峻考验的老战士，此刻又回到这块血染的土地，回到用鲜血和生命保护过他们的人民中间。

“张书记回来了，张书记回来了。”当张翼等乘坐的小车在村前停下后，宁静的山村顿时沸腾起来，孩子们跳跃着；年长的，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，更是乐不可支，拉着他们到自家喝茶攀谈，共享苦后甜来的欢乐。

老战士对这个村的变化深感满意。那簇新的房舍，宽敞明亮的教室和弯曲的盘山公路，都象征着老区人民百折不挠的精神。是的，当年为了革命的胜利，崔上人民曾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不顾；今天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，他们又把汗水滴滴浇注在这块饱经战祸的废墟上，把它建设得比昔日更加美好富饶！

在村支部书记周车弟的带引下，老战士们来到刚刚落成的闽浙边地委驻地纪念碑前，向烈士默哀。并和县领导一起，栽树留念。

“张先生”回来了

第二天，当举水、龙溪、苏湖等乡的老区群众，听到张翼等同志来访，“张先生”回来的消息就不脛而走，人们纷纷赶到龙溪、举水与老同志见面。1948年春，张翼同志率地委机关和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时，曾常以“算命先生”作掩护，和小警卫员周吾来一道，走村串户，发动群众，建立各种组织。张翼同志能写一手好字，常为群众写条幅或对联，所以群众都尊称他为“张先生”。解放后，张翼同志身在外省工作，仍与老区群众保持联系，有的群众还到他家作过客呢！张翼同志十分关心老区人民的疾苦，特别是任福建省林业厅长和建阳地委书记期间，我县菇民常找他帮助解决困难，他都从不推辞，有的菇民还把张翼给他写的信当作外出的“通行证”。今天，当年的“张

先生”画亲了，老区群众怎能不高兴呢！他们用隆重而朴素的礼节欢迎老同志的到来。在转水，这个游击队曾建立过农会的小村，今天学校的全体师生象节日一样，敲锣打鼓到五、六里外去迎亲人，又等到午后送走老同志才回校；在西溪，龙溪、苏湖等乡的老区代表早已在村头迎接。龙溪乡学校的师生还特意到山上采来映山红，献给光荣的老游击战士。午餐，群众送来苦蕒、竹笋、地蕒，老同志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因为这些都是战争年代战士们经常用来充饥的食粮；在梅处，解放前的村农会主任吴和宣、吴和吉，与张翼同志手拉手、肩并肩地走在村街上，他们是何等的亲热！从龙井面到地虎坑20多里内，当年的老游击队员、老交通员、老接头户和农会、民兵骨干们，此刻也一拥而上，把老同志迎进庄徐小学，畅叙情怀。当年张翼等同志曾在此发动群众，斗争土豪，并曾用“引蛇出洞”方法，狠狠打击了敌保安队。这些虽然都是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事，但触景生情，又怎能按捺人们的无限情思！座谈会后，张翼等老同志与徐培金书记还来到荐坑岙，观看了当年的战斗旧址。

幸存者的心情

千百万先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革命的胜利，健在的老同志称自己是“幸存者”。他们深知革命胜利来之不易，倍加关心党和国家的未来而重视接班人的培养。张翼等老同志看到昔日战斗过的庆元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感到自豪和安慰；同时也为部份地方还未完全摆脱贫困而焦急忧虑。当得知有志于振兴庆元的年轻的县委书记、县长都是林业、农业大学生，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，从内心感到“比我们强”。这是一种崇高的革命情操；他们有功不居，以苦为乐，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和教育后人。1984年8月，张翼同志来庆，请他为石龙山烈士陵园题额，他谦逊地说，在庆元开展过革命活动的老同志，上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，还有许多省、军、兵团级的领导同志，自己的辈份和书法都不够格，恕难从命。只是写了“崔上小学”的校名。去年，我县在崔上修建闽浙边地委驻地纪念碑，请他审查碑文和题写碑名，又谦让再三，最后言明非他莫属，才

写来碑文，但要求碑文“不冠人名”，所以只好遵从他意把碑文中“以陈贵芳为书记、张翼为副书记”的字句删去。在庆元县机关团体为纪念闽浙边地委成立四十周年举行的报告会上，张翼同志高度评价了庆元人民在战争年月对革命的贡献，他深情地说：“没有群众的保护，就没有我们的昨天，更不可能有今天”。他衷心祝愿我县人民在县委、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，取得新的成就！

在县委副书记张春法的陪同下，同志们还到石龙山祭扫了革命烈士墓，向烈士英灵默哀，敬献花圈，表达了幸存者的悼念。

离别的早上，张翼同志挥毫写了“旌旗风展映闽浙，庆元振兴赖后人”的题词，这是希冀、信赖，也是鼓励、鞭策。



宁死不屈

周志芳

每当回忆起革命斗争艰苦岁月的情景，就不禁想到周维赵同志。他虽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，但他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，却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周维赵同志，出生于三济乡崔上村的一个贫农家庭，自幼失学，深受旧社会剥削压迫的痛苦，革命意志很坚强，从1939年起就参加了闽北游击队。记得在1941年冬，董生有同志所率部队抓来的土豪，就是关押在他家里，由他看管和办理“赎人”事务，为部队筹集经费的。

1943年，组织上调小周到陈贵芳同志所率的部队做后勤工作。他尽一切努力，保证了部队的供给。组织上看他表现很好，为人忠诚可靠，吸收他入党，并于1947年4月，委任他为贫农团队长和民兵排长，组织起一支20余人的民兵武装，积极配合闽浙边地委领导的游击队攻打渭田、周墩、竹口、小梅等伪区、乡公所的战斗，缴获大批枪支弹药，



二都戏历史初探

双文

我县的二都戏，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浓厚地方色彩的一个剧种。它以独特的风格和感人的艺术魅力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。如何进一步发掘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对它进行整理、研究、继承和发扬，已成了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。

二都戏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400年前的明朝中叶。据嘉庆版《庆元县志·岁时》记载：“上元十三夜至十五夜，架鳌山剪彩张灯，迓土神出游，笙歌戏剧，杂沓往来，夜阑则止。”可见在清朝嘉庆以前，二都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，在我县已经相当风行，除元宵活动外，在一些零星记述中还可以了解到各乡村的庙会或迎神也要

镇压了一批坏蛋，还开粮仓济贫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。

1947年10月，由于闽浙边地委根据地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，敌人惊慌万状，设立“闽浙六县联防指挥部”，结集了两个营的兵力（浙保邵春江营和闽保吴鹏飞营）还加上浙江省第九区保安司令部的一个特务队，在副指挥官童烈的率领下，进驻小梅，对我根据地进行“围剿”。在这严峻时刻，有的人经不起考验，叛变投敌，还充当敌人的便衣队。闽保吴鹏飞以为有了叛徒作引线，准能一举消灭我游击队，就率部队到崔上村，先派外号叫“矮子”的一个叛徒带几个便衣队伪装进村，找到了周维赵同志，诈称要找陈贵芳部队联系工作。小周看到他们鬼鬼祟祟，举止反常，心里明亮，推说不知道。这伙暴徒立即拔出短枪将他绑缚起来，敌人为了逼供，还施用了种种酷刑。但小周坚贞不屈，死不开口，敌人无可奈何，最后竟灭绝人性地将周维赵同志的心肝挖出，活活地杀死。

周维赵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了，但他的为革命献身的精神，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！

演戏，如光绪版《庆元县志·艺文》中就收录了乾隆年间训导胡曾肇《谒陈夫人庙》诗，其中就有“文槐楼榭填青红，璇台高敞荐歌舞，日之吉兮神出游，耀云芝兮扬采游……”之句，就是记录城内陈夫人庙庙会迎神演戏的盛况。又据嘉庆版《庆元县志》及我县《民国志稿》中叙述，在清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清，五月间遣其部将徐尚朝率部袭庆元，因事前并无风声，城内“方大演戏剧”，群众来不及逃避，被杀甚众，“盈尸积巷”，后由义民吴庆十出资筑义冢埋之，这就是众所熟悉的“阔坪墓”。由此可见，我县二都戏早在明末清初时期已是处于成熟阶段，而且在民俗活动中已占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可惜我们手边还未收集到明版的《庆元县志》，无法查考其产生的确切年代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自己的前辈，在长期的戏剧实践中培育出这朵艺术奇葩所作的历史功绩的肯定。

如果说二都戏是起源于明朝中叶，那么在清代的二百余年期间，则是它的鼎盛时期，无论是戏班的数量、演出的范围和唱腔流派的形成，这一艺术形式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我们曾查阅了荷地、左溪吴、陈两姓家谱，也查出了三位生于清咸丰年间二都戏的重要台柱人物。其中荷地村的吴昌护和底墅村的吴笃培，就是当时二都戏的名角。还有道岗村的陈子鳌，他与吴昌护、吴笃培是师兄弟，而且在同辈中是技艺尤为出众的佼佼者，景宁县英川柳朝裕（又名隆下）曾拜他为师，我县民初时期的“二都戏”名角乌果（刘恒忠）、白果（刘恒恕）都曾称之为“师公”。这些名师和传人，都为二都戏的继承和发展，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在清道光年间，随着近代手工业作坊的兴起和本县毛边纸业的发展，到了光绪末年，二都戏独占本县剧坛的情况逐渐结束。这时每年约有近千的泰顺工人前来庆元造纸，跟随而来的泰顺戏班也开始进入庆元演出。据说，泰顺戏很接近温州戏，但也有部分唱腔与二都戏唱腔相似，颇受群众欢迎。开始时，二都戏班与泰顺戏班尚能以同行友好相处，互相配合，互相学习。但到底“同行三分冤”，终至互相排斥。在民初时期，二都戏的台柱乌果兄弟就常在城内组班与泰顺班“斗台”，闹得几乎势不两立。

民国十年，由于我县曹岭商埠的开辟，改善了水陆交通，也促进了文化交流，温州戏（新长福班）首次来庆演出，它以服饰艳丽和道具新奇，赢得群众的赞誉。至抗战期间，日寇侵犯浙东，1944年随着国民党省府机关内迁，绍兴戏始第一次进入庆元，它以全部女角登台和唱腔新颖博得观众好评。从此之后，二都戏因受到各种排挤影响，兼之农村经济破产，时局动荡不安，就逐渐趋向衰落了。

但二都戏作为一种传统文化，是有其潜在的生命力的。解放后，我县文化部门在“双百”方针指引下，对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，积极进行抢救。他们一方面对其曲调、唱腔进行征集、整理和研究；一方面依靠老艺人的传、帮、带继续组班演出，1958年，荷地区文工团就以二都戏为班底，在本县和寿宁一带进行演出活动的；1981年县文化馆又以二都戏的曲调排演了木偶剧《叶宗留》，并参加丽水地区会演荣获一等创作、演出奖；1985年，斋郎乡的二都戏剧团恢复后，现在活跃在龙、庆、景和福建松溪等边缘地区的广阔农村，给那里的业余文化生活增添了情趣。因此可以预见，二都戏在各级领导的关心、扶持下，必将回到它应得的历史地位。

但现在值得注意的是，近来有关部门在研究整理地方剧种的工作中，竟有人把二都戏强加上一个“英川乱弹”的名称，这种轻率的做法，我们认为是对研究工作缺乏应有的审慎态度的，使人难免有“画蛇添足”之感！二都戏就是二都戏，顾名思义，它是产生于我县二都而得名，这是世代相沿，有其历史渊源的。看来这个名称很“俗”，但很质朴，正好说明它出于劳动人民的创造，而且也突出了地方色彩。

就“乱弹”来说，在戏剧史上一般是指秦腔（包括与秦腔接近和深受秦腔影响）的剧种，或者是指清代乾隆、嘉庆以后对昆腔、弋阳腔以外的戏曲腔调的统称。二都戏既不属秦腔，而且在时间上也不是清乾隆以后的产物，怎么能给二都戏加上这个不合适的名称呢？必须指出戏剧学上每个专门名词，都有它特定的内涵和外延，而且有的名词在时间上还受一定的制约，把二都戏称为“乱弹”，在概念上就说不通了。因此，我们认为研究剧种，必须尊重历史，尊重事实，要力求保持原貌，不要乱加篡改，以免损害民间艺术原有的光辉。

编者按：庆元自南宋建县迄今790年，中间经历了宋、元、明、清的交替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历程。为了使读者了解每次新旧交替中发生在庆元的情况，特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撰文分期登载于兹，俾使大家知道我县虽是边远山区，但绝非“世外桃源”，它的每一变迁始终是与时代的节拍紧密扣连的。



宋元交替话庆元

吴升

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（1276年，也就是宋德祐二年）正月，宋帝昀向元上降表，文天祥使元军被拘押，处州知府梁椅降元。至五月间，处州又为宋军收复。十月间，当文天祥率宋师还在汀州分兵两路向江西抗击元军，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，十一月初，元将阿喇罕和董文炳已率大军直攻处州，宋朝的处州知府李珣因无力防守，开城投降元朝。元军乘胜直下福建，攻下建宁府、邵武军，宋丞相陈宜中和张世杰等连忙奉宋幼主逃往泉州。至元十四年三月，元朝命令“闽浙两省的温、处、台、福……等郡降官各治其郡”。庆元当时虽无宋军驻守，但也无元军到来，处州知府李珣虽已降元，但也管不了所属各县的事，同时县里的宋朝官吏，也早已逃之夭夭，元朝在年底才派伊苏岱尔为庆元的达鲁花赤，接管庆元。但到第二年（至元十五年）初，龙泉县的张三八，合众二万余人起兵反抗元朝，杀死庆元的达鲁花赤伊苏岱尔，且屠其家属。元朝急派处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赵贇亨率部镇压，战事频繁，群众到处逃难，社会混乱不堪，成为无政府状态。张三八虽被镇压下去，但由于战事的影响，宋军残部的散兵游勇往往与无家可归的难民相结合，形成大股小股的游散武装，到处流动，他们既不属宋，也不属元，自由行动，独立山头，这也不可避免地要干扰地方，又给各地老百姓加重了压力。因



国民党党政关系

逸 夫

国民党的党政关系，从表面看，常有一些若即若离、有时甚至是搞得水火难容的现象。如我县在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）春，县党部书记长杨明在竹口赌博，被竹口区区长孙士仪抓住，县长罗中天就漏夜电省，撤了他的职。又如民国三十三年间，吴醒耶任庆元县长时，与县党部书记长杨兆元搞得剑拔弩张，互相诋毁。从这些表象看，似乎国民党的党政关系是因人而异，各自为政，其间没有什么联系的。

事实并非如此。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，自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，先后在各县建立和改组了国民党的县党部组织。这个组织在抗日战争后期实际上已变成CC特务的活动中心，从中央由两陈（陈果夫、陈立夫）直接操纵的调统局、至省党部的调统室、至县的调统特派员连

此，庆元就连续几年都是处于这种动荡不安的混乱状态中，直到至元十六年起，宋朝灭亡已成定局，元朝又移绍兴宣慰司于处州，至元十七年又平定了衢州陈千二及遂昌叶丙六的抗元活动以后，才开始办理接管各县政权事务。当宣慰使史耀率军队到庆元时，百姓早已四散逃避，既无人去迎接，更无人去招待，元军当然很不满意，认为是没有归顺元朝之心，就气势汹汹的欲动刀兵进行屠杀镇压，情况十分危急。此时，本县竹口村有位名士叫姚荣，博学多才，因前几年在京游学时曾联合太学生向皇帝上书劾贾似道，怕遭迫害，逃回家乡，此时他看到庆元人民已是大难当头，将遭到一场大屠杀，就挺身而出，请见宣慰使史耀，说以“仁则得众”，请他们不要放火纵兵，残害百姓，人心自然归服。史耀接受了他的意见，想请他出来担任县丞，暂主县政，姚荣婉言谢绝，他说：“我是为了地方百姓才来请见，并不是为了想做官。”史耀至表敬佩，立即出榜安民，劝百姓归家，各安所业，才使庆元人民免去一场大灾难。

成一线”；还有军统一线的特务。他们的做法是“溶党于政”，党政“合二为一”，通过各种公开或秘密的渠道来监视进步人士，控制人民团体，其触角一直延伸到地方基层组织。作为一县的党政最高领导机构的县党部与县政府之间，为了协同对付革命力量，确是存在着一个密切协调党政之间关系的组织形式，只不过是严密隐蔽，非局外人所知罢了。

1947年冬，国民党浙江省第九区保安副司令童烈以“闽浙六县联防指挥部”副指挥官的名义来我县“清乡剿共”，三济、黄真、四源（现属龙泉）等乡受株连的无辜群众达400余人，三济伪乡长××被严刑拷打，招供我与游击队指导员陈党烈士是同学，有联系。第二年3月，县长陈国钧把我传到县长室审讯，在座的有县党部书记长、省党部调统室特派员、县府汇报秘书、县军法承审员、县党部秘书等人，由县长主审，汇报书记口供。当时我还以为是县党、政、军头头临时组织起来的“特别法庭”。直到1955年肃反期间我被捕入狱，碰到县党部的老组织干事吴建为，才从他那里知道这个班底叫做“党政联席会议”。是县党、政、军之间最高、最秘密的组织，通常在县党部楼上密室开会，10日一次，早在民国三十年前后就已建立。严密规定党方面由书记长、组织干事、省特派员；政府方面由县长（兼军事最高领导）、县府汇报秘书参加，此外任何人不得过问。军法承审员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参加的。

又据吴醒耶先生追述，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间，他担任青田县长，那时上级规定各县成立“党政汇报会议”，开会时由县长、书记长分别轮流作主席，参加成员有法院院长、首席检察官、国民兵团副团长。并由省府指派“汇报秘书”一人，管理日常事务。

据此，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党政之间，有一个“党政联席会议”，一个“汇报会议”，两者性质是相同的，但时间谁先谁后？或者是同时存在？还望知情者赐予补充，使我们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。以管窥豹，本文所述只是一斑而已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国民党为实行“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”的阴谋策划，先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主持下，成立所谓“党政军联席会报”，专门研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一切行动措施，随时企图破坏。约在1945年，这种会报改隶国民党中央党部，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谷正鼎任秘书长主持其事；并通令各省市县党部成立分支机构，甚至各授以生杀予夺之权，在各地私设法庭和监狱，积极对进步人士加以迫害。

（摘自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18辑。庞镜塘：《“中央俱乐部”——CC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》一文）

庆元建县后修过几次县志？

据《浙江方志考》记载：庆元自南宋建县至清光绪3年（1197～1877）680年间共纂修过10部县志：

- 1、宋《括苍庆元志》一卷，邵简撰，早佚。
- 2、明正统前《庆元县志》，未详纂修人姓氏，本志见《文渊阁书目》：新志类著录。
- 3、明万历4年版，知县沈维龙纂修。
- 4、明万历46年版，知县汪献忠纂修。
- 5、明崇祯15年版，知县杨芝瑞纂修。
- 6、清康熙11年版，知事程维伊纂修。
- 7、清嘉庆6年版，知事关学优纂修。
- 8、清道光12年版，知事吴纶彰纂修。
- 9、清道光23年版，知事宋琛纂修。
- 10、清光绪3年版，知事林步瀛、史恩纬纂修。

现在本县已收集到清康熙、嘉庆、光绪三个版本的《庆元县志》，其他版本有待搜集，千方百计要使县志还家。



发展经济 不可急功近利

梅显恒

庆元的客观条件，是交通不便，信息不灵，人才缺乏，群众商品观念淡薄。在制订庆元经济发展战略措施时，必须面对现实，切不可好高骛远，急功近利，一下子要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奇迹来，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。应该从实际出发，认清方向，排除干扰，化十年或八年时间打好基础，争取在2000年前使庆元经济达到小康水平。

(一)

贯彻以林为主，林、粮、畜并举的方针，走“一种二养三加工”的道路，能否使庆元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呢？答案是可能的。其根据是庆元有林业用地面积240万亩，人均15亩，其中有林地面积195万亩，人均13亩。庆元山地土层深厚，雨量充沛，气候温和，适宜林木生长，一般是20—25年为一个周期。虽然解放后由于长期砍伐量超过自然生长量，使林木积蓄量从940万立方米下降到730万立方米。但也要看到，我们从1972年开始推行基地式造林措施后，每年均以2万亩左右的速度向上伸长，到目前为止，全县杉木基地已达25万亩，茶叶2400亩，桔5800亩，毛竹扩大到25.6万亩，这些都是不容低估的经济实力，也是庆元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。同时根据我县农业区域规划的测定，杉木基地可发展到30万亩，桔可发展到1万亩，毛竹可发展到28万亩，茶叶保持2400亩，那么到1995年以后，杉木基地将以每年1.5万亩的面积投产，以每亩产材8立方计算，全县亦将有12万立方米的木材可供砍伐，按每立方米500元计，可收入6000万元。其他木材则仍保持现在9.8万立方米投售量的势头，以单位每方250元计亦可收入2500万元。另外还有茶叶2400亩、桔8000亩、毛竹28万亩、以及其他林副产品，全县到1995年光是林业这一部份收入将不下1亿元，至于加工增值，那更是